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巴西狂歡節 卅八。

我不打算再理她，但又念念不忘她的情意，她沒有錯，母性的本能，勾起了她感性的需求。那個男孩子不過是一個火花，一種幻境中的期望！她期望有一個家，有正常的生活，有自己的親人，因為她是個女人。我所不懂的是，為什麼她甘願放棄正常的生活，跑到這裡來做嬉皮？只是為了好玩？我不相信，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，她絕不是那種貪玩的女孩子！

我是個自命追求真理的人，剛才的態度已是鄙俗不堪，夠自己羞恥的了。我不僅羞辱了自己，也傷害了她以及那個孩子。過去的已經成為過去，至少我應該在這最後一夜，讓她帶走一些平安。

凱洛琳還靠在門上，我過去拉起她的手，說：「原諒我，我太自私，我對今晚抱著過多的期望，所以才會失態。」她眼中含著溫柔的羞澀，也有幾分懊惱，瞟了我一眼，無言地轉過頭去。

這時，我發覺自己已分裂成為兩個人，一個是旁觀者，對一切看得清清楚楚。另一個是表演者，正按照一般的愛情片，扮演著情聖的角色：「妳怎麼可以這樣對我？」

我看見我的手把她的手按在我的唇上，我拼命地吮吸著。不一會，她的手指開始動了，最初是緩緩的，由唇向上移，移到臉上。我的膽子突然大增，猛力一把將她擁向懷裡，扳倒在地，全身緊緊地貼了上去。

一陣陣的溫暖，隨著肉體的顫動，化為電流，瞬間導通了每一根神經。她閉上了眼，臉上的肌肉不斷抽搐，呼吸也急促起來。

我已經亢奮得難以把持，全身血液化為滾滾洪濤。不論旁觀者或是表演者，都解開了了鏽在表面的枷鎖，慾望高漲，漫過了最後一道堤防。我粗暴扳過她的臉，那是一朵盛開的，在狂風暴雨下掙扎的玫瑰。汗珠沁遍了她紅潤的芳容，秀髮紊亂地貼在頰畔。她喘著氣，吐出蘭芷的芬香，顯得無限嬌弱。

旁觀的、理性的我不甘於剛才那一段委屈，勝利在望了，發出了得意的聲音：「剛才那個孩子，妳可以做他的媽媽……」

驀然，她臉色大變，猛地一用力，把我推到一邊。她坐了起來，躬著腿，捧著頭，把臉深深地埋在雙掌中間。

「我說錯了什麼嗎？我只是開玩笑！」本來嘛，打情罵俏，原是情人的樂事，為什麼這樣一句話，會引起她如此激烈的反感呢？

「走遠一點！」她無助地吼著。

「對不起，我無意傷害妳，我愛妳……」

「我不配你愛！」

「這個該由我決定，請告訴我，我說錯了什麼？」

「請不要再說了，我要休息！」她反身爬伏在地上，哀求著。

我還有什麼好說的？

沒有是及非，只是一個料想不到，卻早就應該知道的結局。美麗的謊言說多了，連自己都相信了。我愛她？我若真正愛她，就應該尊重她，讓她平安地離去。我要她，所要的只是一具皮肉軀體，只是想藉著這具肉體，讓我發洩失去控制的生命力！我憑什麼談愛她？又憑什麼談愛？在這一刻，人生的真理又是什麼？

所幸，那個孩子的事，正像一面高懸的明鏡，在緊要的關頭，使良知能由慾海之中掙扎而出。更有幸的，是她也有良知，也能夠懸崖勒馬，我們倆都得免淪為禽獸。

我應該感到欣慰，這是最理想的結局。我曾努力過，她也沒有拒絕，只是我們不該走上同一條人生之路。

清晨，有人搖著我，睜眼一看，是凱洛琳。她雙目紅腫，滿面愧色，似乎有話要說。我想到昨夜的事，但那已經遠得遙不可及了。我和悅地說：「妳早，睡得好嗎？」

她似乎頗為驚異，見到我安詳的態度，一時反而手足無措。小心地打量了一會，她才吞吞吐吐地說：「我想抽大麻。」

「妳抽吧，但是不要過量，今天還有很多事要辦。」需要原諒的是我，而經過昨夜的理性分析，我已經渡過了一道難關。

「昨夜，我……」她低下頭去，不知如何啟口。

雖已心如止水，投石不驚，卻怕再勾起七情六慾。我忙攔住她說：「我們是好朋友，是吧？昨夜曾經有過一些風雨，我們都被淋濕了！」

她的防線崩潰了，珠淚暴湧。她忙別過頭去，拭著淚，嗓子沙啞了：「我起初確是把牠當作一個無家可歸的孩子，可是……後來……」

「我瞭解，在這種環境裡，真相與幻境經常分不清楚，換了我也是一樣。」

「但是，你卻碰到了我的痛處……」她抽搐不止，斷續地傾訴著：「東尼也問到過，就是那次在餐館時……」

我靜靜地聽著，這是瞭解她的時刻，也是真正能幫助她的機會。

「我隨母親來巴西後，在里約認識了一個巴西人。」她的淚珠一波一波地衝破堤防，連聲音都變低沉了：「我們很要好，你知道巴西人很……」

她忍不住漫天而來的傷感，也遏止不了潮湧般的淚水，已經泣不成聲。我讓她靠著我的肩頭，立刻，肩膀上冰冰涼涼的，濕了一片。

等她稍微平靜了，又繼續說：「直到……」她咬著牙，勇敢地說：「有一天，我發現他和我母親作愛……」

她再也說不下去了，站起來，奪門而逃。

我眼看她消逝在門口，兩條腿卻似被鉛板綁住，竟是動彈不得。她離開了，留下了沉重的夢魘，令我久久不能自己。

性本來是延續生命的原動力，而生命則需要不斷的向環境挑戰，謀求成功的生存之道，直到生命終了為止。人類具備生命，並藉著個人的傳衍而延續生命，性就是其中的誘因。當人類的生命欣欣向榮，每一個個體都能克盡職守時，性只是生命的手段，人們尊重、眷戀性的感受，也就是膜拜與愛戴生命。

我不禁懷疑，當人們忘卻了性原有的功能，把它變成娛樂的工具時，是不是人類已經老化，生命已經喪失了她的控制力？

性是最直接最強烈的生理感受，追求生理刺激的人，對性的追求必然是貪得無厭的。但是，在這個世界上，總還有一些人，把性愛視作神聖的生命泉源。對於這些人，性與愛，就相當於生命與生活，絕對不能與娛樂遊戲相提並論。

人間最不幸的事，便是這兩種意識型態截然不同的人不期而遇，當一方鄭重地獻出其神聖的愛時，卻被另一方輕蔑地嘲笑玩弄。不錯，凱洛琳是受到了嚴重的創傷，我卻認為，真正受到傷害的，應該是人類的尊嚴。

人類真是進入了苟延殘喘的末世了嗎？在雜交、獸交、亂交都已經失去了新鮮感之後，追求刺激的人們，究竟還有多少選擇呢？